



□刘金鑫

每次告别，我都不喜欢只听到背后那声响亮的“砰”！

——题记

人过了三十岁，就到了告别的年纪，追过的球星退役了，看过的连载完结了，喜欢的歌手隐退了，童年的坐标消失了，这些告别，连相送的机会都没有。相比之下，在工作上积累了一些经验，有机会争取到新的岗位历练时，告别的是得心应手的环境，相送的是朝夕相处的同事。

米兰·昆德拉说：“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”是啊，每一个分离时刻，都值得好好告别，每一次挥手相送，都是送一次少一次。

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已经被父母接进了县城，每年过了正月初五，在老家过年的我们便要踏上返程的路。对于我们的离开，奶奶并不十分挽留，有时甚至不会出门相送，有好几次，在我们走的那天早上，她竟然跑去五姨妈家喝茶。因这事，母亲时常唠叨她。

奶奶去世的前几年，她忽然一改常态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我们回去看她，我们走的时候，她都会出门相送。她边送边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，拉着我们的手，反反复复要问好几遍，如果我们说最近很

忙，一时半会儿没空，她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想哭的神情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和体会。她的爷爷奶奶过世早，每年春节，一家人都要回留守故乡的大伯家过年。她告诉我，她那倔强的大伯看到他们一家人回去，明明开心得不行，却从不愿意让大家看出来，只会忙前忙后做羊蝎子、油炸糕。等过了初一，他们临走的时候，她的大伯也不会挽留，只会把成袋子的干粉条、整桶的花生油、磨好的玉米面一堆堆地往后备箱放。汽车启动时，在挥手的人群里，从不见大伯的身影。

后来有一年，她的大伯忽然“开窍”，懂得了相送。彼时大伯身体仍旧健朗，家里种着几十亩地，放着30只羊，还养着牛。从那年起，只要朋友一家人回去，哪怕仅仅间隔了几个月，临别时他也要出门相送，车都开走了，他还往前走几步，像是还没反应过来一样。朋友觉着，相送时大伯的面部表情也和我的奶奶一样，再多一分钟就要哭出来。当时朋友也没多想，毕竟现在老家也是吃得好、喝得好、医疗条件好，何况大伯身体一直硬朗。

没想到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大伯突然病倒，从手脚不利索到不能下床再到离世，只熬了两年。那两年回老家过年，朋友一家

临走时，她的大伯躺在床上，眼睛盯着他们，嘴里“嗯啊”几句，算是送别。

大伯终究是走了。朋友说，身边这种例子不少，很多长辈性格倔强，不愿让别人看透心思，非得是离世前一两年，才一改常态，坚持出门相送，直至车开了很远，还能看见后面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那里，久久不愿离开。

近几年，这样相送的场景经历得越多，我越发懂得从“不送”到“相送”背后的原因，或许他们表现出来的“冷漠”，只是不愿意你身在他处有所分心；或许他们不催你回却催着你走，不过是怕成为你心中的“累赘”；或许在他们的心中，永远有一个儿时的你，跟在他们身边，小手拉着大手，说着毫无顾忌的话。当一个人习惯作为一堵为他人遮风挡雨的墙而存在时，岁月会斑驳他的容颜，寒风会吹皱他的脸庞，时间会将他变得看起来坚硬无比。实际上，每一个人每一堵墙，都有挺不住立不稳的一天。没有人愿意孤独，只是生活的无奈罢了。

如今，手机和社交软件给人们营造出了“永远不会分离”的幻象，让人们觉得情谊永远在线。其实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们对每一个值得珍重的人，都应该掏心掏肺地告别、拳拳盛意地相送。

的游乐场，给孩子们留下了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

成年后，我求学工作，后又忙于结婚生子，对大槐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，前几年听说大槐树枯死了，很是伤心。又过了一阵，听说枯死的大槐树因妨碍人们盖房子被砍掉了，我匆匆忙忙回老家一趟，大槐树的位置竟然已经找不到了，只得怅然而归。

如今，槐树因成材慢，其他可选的树种又太多，终究在绿化树的竞争中败下阵来。在我的城市，现在槐树只存在于几条古老的街道，每到暑天，一走进到满是槐树的街道，清凉和花香顿时扑面而来，抬头望去，密密的枝叶中间，点缀着星星般闪耀的黄绿色的小花，几朵蝴蝶型的花朵时不时落在头上，身上，再滑落到路面上，花朵被车轮、脚碾过，清香萦绕，意境悠远。如果再有一场小雨，簌簌槐花落身上，再碾落到泥中，确乎“只有香如故”了。

一路生花

□张承南

“海上的晚霞，像年少的画，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，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，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……”晚上，我在小城执勤巡逻，路过稻香街，正好有几个学生在唱这首歌，看模样，应该是刚刚高考完的学生，他们边唱边结伴而行。远望着他们青春活力的背影，我不禁回忆起自己高考的那年。

2011年，高考结束。同学们都忙碌着收拾宿舍的被褥、生活用品、学习用品等。校园的路上，有遗落的纸张，有丢弃的笔芯，还有褶皱的模拟试卷，让人莫名地失去了归属感，就像离开树枝的落叶，飞出鸟巢的小鸟，可我们又怎么能和小鸟相比呢？小鸟离开了鸟巢还可以再回来，而我们离开校园，就要各奔东西，校园虽没变，可再回来，早已物是人非了。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带着复杂的心情，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。

高考完，身体虽是放松了，心里却一直在纠结。我自觉没有考好，便对母亲说，想趁着假期去打零工挣钱。说是打工挣钱，其实是为了打发时间，让自己不去多想。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是如此，有去超市当服务员的，有跟着父母去工地的，有去饭店干钟点工的。我身体瘦弱，干不了重活，母亲给在省城工作的表姐打去了电话，托她帮忙给我找工作。

表姐在济南的一所纸盒公司上班，这里的技术活我干不了，车间的小组长就安排我去看机器。看机器并不是坐在那无所事事，一台机器就是一条流水线，我站在机器的末端口，也就是纸盒加工完成后运输出来的地方。若是出来的纸盒不规则，就影响了整个流水线的传送进程，还会导致纸盒表面印刷的字体不完整。这就要求我时刻盯着出口，及时拿出不规则的纸盒。相对于一直站着，车间里机器嗡嗡的声音、闷热无风的地下车间更让人身体疲惫。早上，我和表姐骑着自行车去上班，中途路过卖煎饼果子的小摊，我们就买来当早饭吃。看着机器毫无尽头地运转，我感觉时间过得真慢，好不容易盼到中午，我们也不能回家，因中午的休息时间很短，我们打了饭，吃完就在车间随便找个空地休息会儿，然后再接着干活。

济南的夏天很热，我和表姐住在一个长长的胡同里，胡同里大部分是租客，房子都是两层的，一层有好几间，要住好多家。走廊里有电磁炉，一层共用一个厨房，厕所都在一楼，是露天的，去趟厕所要走过一个长长的胡同，赶上下雨天，我就更不愿意去了，我不禁开始怀念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。

经过一个夏天的打工生活，我看到了知识分子办公室的工作，也看到了车间一线的苦力劳作；我看到了大城市打拼的艰难，也看到了无数打工人的不懈努力。我不再纠结，坚定了方向，选择继续读书，不论一年还是两年，一路用文雅夹带着疯狂的热爱，去做好该做的事情。

槐花黄

□徐宗忠

时近入伏，不经意间，我发现路旁的槐树悄悄开花了，蝶形的花朵散布绿荫之间，像碧空中的星星。

槐树在我们老家叫国槐，为的是与洋槐区分开，它树形优美，枝干粗大、枝叶茂密，是遮荫乘凉的绿化树。槐树种植历史悠久，在北京、西安等古都，槐树较为常见。据考证，上古时期槐树就是官职的代名词，汉朝时出现了“槐市”，“槐市”位于长安城的东南太学附近，因其地多槐树而得名，汉武帝设立太学后，众多太学生聚集此地，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，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“槐市”。后来，“槐市”就被用来指代读书人聚集的场所。唐朝时常以槐指代科举考试，古人视槐树为科第吉兆的象征，所以有“槐花黄，举子忙”的古谚，因此举子赴考称为“踏槐”。这个季节正是高考录取的日子，“槐花黄，举子忙”倒也应景了。

我喜欢槐树。小时候，在我们

村口就有一棵大槐树，树冠庞大，遮天蔽日，老一辈人也不知这棵槐树是何年何月何人所植，只道从上上辈就有了。树下有一石碾，农忙时，村民在树下推碾，压一点玉米面、豆面；农闲时，三五成群的人在树下围坐，谈天说地，这里就成了村里的公共广场。槐树粗大，几个小孩牵起手来都搂不过来。听老人在树下讲，我们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，那首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？大槐树下老鸹窝”的民谣至今我也耳熟能详。想来，这村的历史大约也是明代大移民才有的吧，也许先祖为了纪念自己的根在山西，怕后人遗忘，才种下一棵槐树，算作对故土的怀想吧。长大后，我很想去一趟山西，寻根祭祖，但直到如今，也没有机会。小时的槐树，是孩子们的乐园，粗大的枝干，旁逸侧出的枝条，被雷击后形成的巨大树洞，都是孩子们